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二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燕噲讓國之禍

戰國策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黄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説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

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

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與左師公說趙太后同而彼尤婉切

史記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

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

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韓非子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

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

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

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

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

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懐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

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史記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

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狥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戰國策作齊宣王是史年誤也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紀年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

趙武靈王十二年王

名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事不見於燕世家蓋史𤼵也

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戰國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

敎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

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内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决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

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説因見燕客而遣之　為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

攻秦能孫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巳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

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此策時不可考

繹史卷一百二十四

繹史卷一百二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衛嗣君之治

史記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戰國策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韓非子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子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

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遺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

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請歸與媪計之衛君自請薄媪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

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媪媪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媪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媪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媪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

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

韓非子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

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巳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偪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殆

史記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

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别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

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紀年魏襄王八年翟章伐衛

戰國策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繆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令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緤錯挐薄之族

皆逐之也

繹史卷一百二十五

繹史卷一百二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樗里疾甘茂相秦

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

里子號為嚴君

戰國策張儀之殘樗里子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史記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

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鼎錄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呂氏春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其事未審

戰國策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於

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韓非子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内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

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竆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来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来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韓非子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容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以秦之強首

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絶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

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攻魏是且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史記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晋外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

茂庶長封伐宜陽

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東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名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史記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

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觧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絶於秦必入於郢矣

戰國策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秦攻宜陽周君為周冣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

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

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煮棗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

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史記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魏太子來朝

戰國策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

甲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隣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殘范中行圍晋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黄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

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黄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

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史記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　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

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戰國策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

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名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来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

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

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廪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

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楚圍雍氏屢見於史記戰國策徐廣曰前圍雍氏在周赧王三年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正義謂韓襄王十二年以下文並是後圍雍氏以規徐說之非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是再圍也其說與徐廣同劉氏曰前圍雍氏當赧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並不同凡此諸說皆恍惚無據殊不知楚圍雍氏有三考究史文可得而知其一則秦惠王後十三年敗楚屈丐楚圍雍氏齊世家蘇代謂田軫是其事也在周赧王三年其二則秦武王死昭王初立楚懷王怨前韓不救楚於丹陽乃圍雍

氏戰國策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及徵甲於周即此役也在周赧王八年其三則韓襄王十二年公子咎與蟣蝨爭國遂令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

史記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

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

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戰國策秦楚攻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

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

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

必懼公因割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孫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

樓庳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主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庳樓庳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和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為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為用內得樓庳翟

強以為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晋人之與楚人也晋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蘇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

史記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

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

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

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頴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觧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

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戰國策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

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别與合於秦孰强秦王必曰齊魏
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别則秦强合則秦弱臣即曰
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
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
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
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
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王欲
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

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

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埽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禄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

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史記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懐王新與秦合婚而讙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

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内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

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范蜎國策作范環向壽國策作公孫郝　韓非子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

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戰國策城渾出周二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

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之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史記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

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繹史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一百二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趙武靈王胡服攻中山

李兑之亂附

史記敬侯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伐中山又戰於中人　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　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鋭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宫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

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巳曰君

戰國策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

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

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

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

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

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

奈何張登曰今君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

而絶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

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

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為王甚

矣今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

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

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絶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

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史記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曽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

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呂氏春秋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與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　韓非子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病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魯丹三

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返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戰國策司馬喜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宏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宏參乘公孫宏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

中山君大疑公孫宏公孫宏走出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来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内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為取使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

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强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来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謡俗容貌顔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

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
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絶人矣若其眉目準頞權衡
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
説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
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
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
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
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

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韓非子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呂氏春秋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史記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名肥義與議天下五日

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之上

戰國策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

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

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

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

方之所覩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敎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

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

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

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閒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

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

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
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
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
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
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
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
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
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

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治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

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貉服　淮南子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釋名𩋎本胡服也趙武靈王服之

史記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

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卯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

戰國策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

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詭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

於敎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

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
冠貝帶黄金師比以傅王子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
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
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
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
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
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
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

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敎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

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

門踰九限之固絶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史記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

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

鶡冠子武靈王問龐煥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繁無用嗜龜占

闕

高義下合意内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韓用此而東分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

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韓非子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水經注行唐城内北門東側有玉女神廟趙武靈王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嘆百堵皆興不日而就

韓非子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

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呂氏春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曰吾卯鵵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

史記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

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
得必有陰謀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
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
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
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
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
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
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

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形誅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

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来若有名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来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

而輟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

之三月餘而餓死沙邱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韓非子制

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韓非子李兑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兑曰語言聽之説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説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説在聽者則辯非説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説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説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

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
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
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蚤晚之失寒溫之災則
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
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
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
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
有致所無商客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寵貨者無術之言也○此疑李克之訛也按魏文侯使李克治中山

戰國策蘇子說李兑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

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

計則死李兊曰先生就舍明日復来見兊也蘇子出李兊舍人謂李兊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兊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見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謂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来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来抵掌而談李兊送蘇

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策言殺主父之事非秦明矣

繹史卷一百二十七